

散文獎 第一名

醫院隨筆

蔡淑瑋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常會從夢裏醒來，感覺到好像是長途跋涉了的疲憊，蒼白又虛弱、無助，或許是晝間生活中的衝激，對我這個富同情心卻又脆弱的女孩來說負擔是沈重了些；有時會盼望自己是愚鈍的痴人，囿於自己的世界，或許會較現在歡愉，至少我沒法去感受和體會一直在變動的世界，那應該憂煩會減低吧！但是誰又知道？

一、囹圄

我還記得那位叫陳秀鳳的女孩，眉清目秀的架著一副斯文的黑邊眼鏡，第一次在醫院認識時她的自我介紹是：「妳好！我叫陳秀鳳，現在是北一女二年級的學生，你數學好不好？幫我補習補習好不好？聯考快到了，我媽媽說我身體不好要住院調養，身體健康才能應付考試，我現在病好了，幫我打電話聯絡我媽媽來接我回家好嗎？」初次聽她頗有條理的自我介紹，我還誤以為醫師們診斷錯誤，看這個一百五十五公分高的小女孩是認真型好學生，怎麼在精神科病房呢？翻看她的病歷竟是精神分裂症，症狀出現都是考前，不管是月考或模擬考，她表現出一副「廢寢忘食」的用功唸書，更糟的是自己的衛生習慣全不予理會，甚有幾週未洗頭、洗澡、洗臉的記錄，還有偷笑的異常行為，才被發現而由家人送來治療。

翻翻她的記錄，似乎除了她的母親會隔週探望外，其它的兄弟好像是畏懼鬼神似的離得遠遠的，從來不來探視；聽說若是我們認為個案只需返家休養，定期至門診取藥服用即可，這時往往需一再的催促家屬來辦理出院手續，他們常是用懷疑不信任的口吻說：「瘋子怎麼會好？帶回家又會給厝邊（鄰居）人笑，厝邊攏知就沒面子了。」常要勸了又勸才會將她帶回家，但常過不了一個月，個案又需再度入院，原因又是同前，又是因為考試支持鼓勵的力量太過薄弱（或許吧！）及家人爭執及誘發的挫折感和壓力造成的，她又會如初生的嬰兒般退化、無助，不能處理自己的衛生習慣，又髒兮兮的被送回醫院求治，就是這樣循環著。

我知道，這又是個聯考壓力下的犧牲者，她家人的態度就如現在一般的社會大眾，一聽到有精神病患就如躲瘟

疫般的逃離、遠去，又怎能伸出雙手來接納她或她們？幫助她或他們走出自限的圈子呢？不自覺的想昂首挺胸，自己的工作是何其神聖！但是背負的擔子卻是這樣的沈重。

二、鎖結

三十七病房是外科和癌症手術後的恢復病房，在這裏是一半有陽光的地方；前半部靠近電梯入口附近的病床多是一般外科手術後的患者，如盲腸炎的開腹術、胆道結石的經由腹部的取石術，還有良性腫瘤切除的患者，他們手術後一步步的踏向健康、踏向他們快樂的人生旅途；而另一半近護理站的病床卻永遠是陰暗的天空，好像陽光遺忘了這個地方，這裏除了痛苦的呻吟聲外，就是患者家屬們眉間抹不去的黯然，這半邊的患者多是屬於癌症末期的病患，護理及治療對他們而言，只是延長他們生命的代號罷了，日子對他們只是無奈和苦楚串成的，在這無陽光的半邊工作時，我的心是沈痛的、悲傷的，不知怎麼的，我也被家屬濃濃化不開的愁給染得情緒也是灰濛的一片，快樂不起來。

四十五床樊先生才四十歲，他那年輕貌美的妻子又伏在床旁睡著了，大概昨晚樊先生又痛得沒法睡，樊太太是不願睡，兩人又是對視到天亮。

樊先生是名小公務人員，平日就是標準的「爸爸回家吃晚飯」的力行者，不抽煙、不喝酒，更不喜歡交際應酬，這種旁人眼中的好先生、標準丈夫得的卻是肝癌。

肝癌末期的疼痛，從他那蠟黃的臉上滴落的汗珠和抓握床沿的手，我相信一定是無比的劇痛，從他好強的倔強表情中，我看到他的深情，寧可咬著牙忍受劇痛也不願大聲的呼喊，如此只會更增樊太太的痛苦而已。樊太太就如傳統的中國婦女——能幹又很會理家的那種賢慧婦人，她每天一大早匆匆的送兒女上學，家事做完，就提著一鍋營養品到醫院，傍晚又返家整理家務，如果有鄰居願幫她看顧小孩，她大概又回到醫院陪伴樊先生；最近樊太太似乎都住在醫院裏，一方面是因樊先生剩的歲月不多，另一方面家裏來了個朋友幫忙照顧孩子，我常看到她細言細語的哄樊先生吃東西，「吃點營養的東西，病才會早點好。」

「多吃點嘛！週末小文、小惠來會說你又瘦了！」初期樊先生會很順從的吃東西，後來因為疾病的因素，進食的食物常會吐出，可是我還常聽他用欺騙及安慰的口吻向樊太太撒嬌「胃口好多了，想吃米粉」「想吃你煮的酸辣湯」等，但是身為醫護人員的我們由他不斷增加的腹圍和一直加深的黃疸，疼痛的時間愈密、持續時間也愈久等等來看，我們都清楚他是逐步的走向死亡，而樊太太也清楚，還有什麼比這個還痛苦？她表面佯裝快活，擁抱無限希望的模樣，背地裏卻偷偷掉淚，把苦痛吞入肚內。

堅強的她，在樊先生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下擊垮了，樊先生痛苦的呻吟聲一直從口中漏出，無法如以前強行遮掩了，這些就像是利斧一道道的在樊太太的心上刻劃，她哭著向我們要求「求求你們行行好，給他一針，讓他平安無痛苦的走好嗎？求求你們不要讓他再受折磨好嗎？都快死的人了，我絕對不會告你們的，求求你們，我求求你們！」我耳際似乎一直盤桓著她哭泣的聲音，也帶入我的夢中。

隔日上班時，四十五床已經空了，聽說是早上四點多時走的，事先樊太太與醫生討論過，所以他是在沒有急救的情形下回老家去的；好幾日我一直在想，像這種癌症末期的患者，為什麼我們不能立法讓他們好好的回去？護理的書上也寫——護理是維持和促進人類健康，幫助病人重獲健康，對健康不能完全恢復之人，助其適應生活，減輕病殘加諸身體、情緒、心靈的影響及協助臨終病人安詳死去。

為什麼我們無法幫助那些面臨死亡的患者安詳的離去？為什麼不能立法來讓這些臨終的患者選擇他們自己願意走的路？像王曉明之類的患者，她或他們一定不願如此的拖累家人，他們一定也不願如此沒有意義的「活」著而已，人活著就應維持基本的人性尊嚴，沒有思考、判斷力的人或是明知無法醫治的絕症還伴有嚴重疼痛的人，這些人還能像是「人」般的活著嗎？我很疑惑。

三、迷惑

在婦科門診時，我才知道婦科的患者不少，包括了孕前三個月的孕婦、家庭計畫指導、婦科的疾患的個案，把小小的診療室擠得水泄不通，空氣似乎一直悶燥難奈，我們卻在這種環境下指導「注意環境衛生」「最好要晨間散步」「注意個人衛生」，真是一大諷刺。

在雜亂的人群中，我看到個留高中生頭髮的小女生，好奇的想，這小妹妹怎會在這？大概來找人吧？趨前一問，她膽怯的低下頭，用很細微的聲音說：「姊姊，我想找大夫看看，我不太舒服，而且那個好久沒來了！」看看她，我有陣眩暈的噁心，天哪！這麼小的女孩，她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怎麼會這樣呢？

再問她，近乎哀求的口吻說：「我告訴妳後，妳千萬不能罵我，我不知道怎麼會搞成這樣的，我……」說著就嗚咽的哭起來了，趕緊帶她到個別談話室讓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緒，要哭就哭個夠吧！突然發現自己是個狠毒的女孩，竟然生不出一點憐憫的心，該殺千刀剖析自己的心是否還是鮮紅的？

她娓娓的道來事情的經過：

她是某市立高中的應屆畢業生，因要畢業了，班上和某醫學系合辦舞會，她聽說是醫學系的學生才去的，沒想到跳幾首後口渴得很，喝了杯男孩子送的雞尾酒即覺頭昏腦脹，那男孩還殷勤的帶她去休息，沒想到一休息就天亮了，醒來發現自己的衣衫不整，聽說班上有幾位同學也是這樣，較「花」的幾個同學都沒事，還說她們是「處鳥仔」沒用啦！不知道怎麼回事，反正從那次舞會後，那個就一直沒來過，那些同學指點她來醫院看看，說她可能撞期中彩了，說著又低頭在哭；我溫和的問：「爸爸、媽媽知不知道？」搖頭；又問：「誰幹的？還認不認識？」也是搖頭，再問：「妳知道做了什麼事？」還是搖頭，含著淚說：「求求妳，別問了，我什麼都不知道！去以前，同學還警告我，去舞會跳舞千萬不能亂吃或亂喝，帶些薄荷糖及口香糖去，我怕麻煩，所以才……」又低頭哭泣了。

狠狠的咒罵幾聲，這種事該是誰的責任？怪她的無知？還是怪那些雖受大學教育卻保有獸性作法的男性？

帶她給楊主任看，楊主任也只能搖搖頭嘆息：「我們這是公立醫院，不能幫妳什麼忙，如果妳有認識的大夫最好找他幫忙，否則妳到某某地方找某某人，好好拜託她，我想她應該會幫忙的，她已是某某醫院的主治醫生了，晚上在某某地方開業，就是上面的地點，最好找個大人陪妳一起來，要帶身份證，我們需要填些資料才能幫妳解決問題，還有事要我們幫忙的嗎？沒事的話，自己下次要小心，弄不好還會有其它的問題喔！……」

看她眼中晶瑩的淚光，我不忍心再說妳怎麼這麼糊塗

之類的话了，默默的陪她走出診療室，輕輕說：「萬一有困難，再來找我好了。」她低頭的說：「謝謝姊姊。」頭也不回的走了。

她後來一直未來找過我，或許她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常想起這件事和那個被騙的女孩，如果她不去舞會，或許就什麼事也沒有；如果舞會能公開、光明正大的舉行，那些想安壞心眼的男孩大概也沒機會可伸展魔掌；如果那些男孩的自制力強，受教育薰陶後理智的判斷能抑制獸性行爲，那即使舞會場中的燈光極小、氣氛再好，也不會有越軌行爲發生；這些變因如何能被控制，或許是該我們及有關單位深思的事吧！

四、堅信

記憶中好像未與患者起衝突的記錄，即使有也應是爲了患者健康著想而強迫他們接受讚同並執行我的要求罷了！平常我應算是溫和主義者，碰到一些該強硬態度時卻又固執的沒法磋商，這或許是最大優點也可能是缺點。

章先生便是被我強迫接受一些要求的患者之一；他是某貿易公司的負責人，正值壯年的他，卻在一次商業洽談的歸途中發生車禍而導致頸椎受損、下半身癱瘓，坐在身旁的妻子僅是擦撞傷而已。

緊急手術後，由恢復室送回病房的他，異常躁動，採不合作的態度，常會想盡辦法將身上的點滴注射針頭、引流管等拔除，要幫他抽痰時一直的搖動頸部，拒絕醫護人員的協助，他的態度一再的表明「我是個廢人，讓我死了算了！」基於安全理由，我們約束他的雙手，換來是他更憤怒不解的眼神；我雖了解他憤怒的緣由，但我認爲他不該如此的反應，而是需勇敢的面對它，固執的我當然是罵了他一頓，他有個才八個月的可愛女兒，又有位賢慧的妻子，怎能輕率的放棄他在世上擁有的資產呢？我罵他不敢面對現實、不負責任的懦夫等，這一罵沒想到反罵出成果來了，隔日去看他時，他能與我們醫護人員合作了，踏進病房的第一步時，我看到他一張含笑的臉，雖然他因氣管切開的緣故，無法與我交談，但當我看到他用筆寫出「小姐，我很謝謝妳！」我慶幸自己的固執，才能將他由沮喪、絕望的邊緣拉回。

往後的日子，他努力的接受我們和家屬的協助，二小時定期翻身，定期的會主動執行床上運動，自己還會將痰咳出，氣管內管一拔除，他雖躺在病床上，卻儼然將病室

當成辦公室了，還定期由秘書至醫院報告公司的業務狀況，見他忙的不亦樂乎，我又不禁會擔心起他的體能狀況是否能擔負這樣多的工作？

歲月就在他做復健運動和在病房指揮公司業務的忙碌中溜走，他進步到只需使用頸圈就可在病房內行走，生氣蓬勃的他，根本想像不出原來沮喪的模樣，臉上自信的笑容讓人震懾，禁不住的想爲他喝采一番，好個打不敗的勇者啊！

他出院時跟每個工作人員道謝，感謝我們給他心理的支持和鼓勵，讓他有重頭再學的勇氣；由他的自信建立而至痊癒，我體會到對患者的心理支持相當的重要，還有醫護人員在該執著處還是不能與患者妥協的，說不定因爲我們的執著而挽回一顆喪失信心及頹廢的心，也由此我更肯定護理工作對患者身心的康復，具有不可磨滅的功能。

五、摯情

最喜歡工作的地方是充滿腥味、緊張又忙碌的產房，因著它有新生命誕生的喜悅。

產房常有些溫馨的事發生，令我記憶最深的是一對至情至性的嚴姓夫婦；他們是第一次升格爲人父母，緊張和興奮的心情表溢於外，嚴先生一副心焦、小心翼翼的模樣，直伴在嚴太太的身伴，嚴太太產程進展緩慢，我們鼓勵嚴先生陪嚴太太去散步，但是每半小時需回待產室讓我們檢查胎心音，順便也告訴嚴先生什麼是破水、破水後的處理、陣痛時間計算等，嚴先生還取本小筆記本逐一的記錄，還不時的提出問題，在場工作人員都爲他這種認真的態度感動及被鼓勵。

當然的，每半小時他們一定準時的回待產室報到，隨著陣痛時間的緊密，產程的進展也加速，探視嚴太太時常可見嚴先生在嚴太太陣痛時很耐心的指導她作腹式深呼吸，還在一旁喊口令呢！好令人心動的一幕；等陣痛近三分鐘一次時，嚴太太才躺在待產室的床上，嚴先生更是小心的呵護在旁，看她嘴唇微乾，就趕緊拿棉籤沾水潤唇，不時的給予鼓勵。等嚴太太破水後，我們協助嚴太太更換產墊，嚴先生也趨前詢問該如何幫太太的忙？一般我們碰到的丈夫多是袖手旁觀型的，不然就是不知所措型的，像他這種親身力行的實在少見，大家見他如此，反倒不知該如何處置呢！

送入產房的那一刻更令人心悸，嚴先生緊握嚴太太的

手還趨前送上額前的輕吻，輕輕的拍拍太太的肩道：「加油！等妳出來！」在他的臉上看到一種莊嚴神聖的崇敬神情，怎叫人不心慄！

當嚴太太獨自奮鬥完成了最偉大神聖的任務後，虛弱的她喃喃的低問：「男孩還女孩？我先生知道嗎？」我們告訴她負責接生的小姐會將小嬰兒抱給他先生看時，她的臉上綻現一種安慰滿足的神情，還央求我們：「小姐，給我紙筆好嗎？能否麻煩您們抱娃娃出去時，順將紙條給我先生好嗎？」我們當然是應允，見她在紙上寫「我很好，愛你！」大家都被震懾住了，是怎樣的情感讓她在這種身心俱疲的情況下還能體恤、心懸著玻璃門外心焦的丈夫，當時聽到好多位同事說：「好幸福的一對。」我也這樣認為。

聽那位送紙條、娃娃給嚴先生看的同事說：「嚴先生開口的第一句是問：『小姐，我是某某人，我太太怎樣了？她好嗎？』不像其它的先生一開口就問『生男孩還是女孩？』好像小孩的性別遠較太太重要許多，像嚴先生一開

口就問太太情況少之又少！……」

我常想女人雖負有繁衍種族的責任，但其過程之辛苦有幾個為人夫者能認真的體認到，並加以盡心的協助或關切到妻子的狀況呢？不禁使我對婚姻的功能有所迷惑，理論上兩個互相傾慕的人願意放棄個人原有的部分生活習慣及權利，才會走上婚姻的路，在走這條路時應是互相扶持、互相關切的，像嚴氏夫婦如此真心關切的為何又不多見？是因踏上婚姻之路時彼此的認識不清，造成日後的懊悔，而以行動表示出來嗎？還是因彼此均不善表達自己的感覺呢？

臨床的護理工作是多變性、多樣化的，因著它是多變的、多樣化的，我常自覺工作上的點滴常會造成心靈的衝激，一個個的疑團堆集讓我有不勝負荷感，但也因工作上接觸各式各樣的人，讓我不時的提醒自己——感謝上帝讓我免受這些痛苦的洗鍊，感謝我的父母給我健全的肢體和健康的軀體，還有更該感謝那些為我們默默付出心力的人；我想或許會再繼續接受挑戰的，因為它讓我成長。



自我介紹

護 三 蔡淑璋

出生於民國五十年十月十九日南投縣埔里鎮，（籍貫卻是嘉義），興趣廣泛各式活動均想涉獵，對戶外活動如爬山、游泳、旅行特有偏好，靜態活動如插花、彈古箏、剪紙情有獨鍾；畢業於省立台北護專，七十三學年才插考轉入本校，曾擔任護專青年（校刊）編輯、台北市假期活動服務員及滑雪協會滑雪訓練營之領隊、幹部。

喜歡多方的嘗試及富有挑戰的活動或工作，筆名計有白雲、筱微、曉薇、戴文。第一次文章印成鉛字是國二以筆名白雲發表的一篇新詩。

得獎感言

對一個疏於筆耕的人而言，獲獎無疑是個推動力，督促我去嘗試用寫的方式將自己看到的、聽到的、心裏想的分享給也熱愛這世界的你我。